

菲利普·克雷默 (Philipp Kremer) 與 芙洛·凡·路易克 (Floor van Luijk) 訪談
Metropolis M, Jan. 2017

你在荷蘭皇家藝術學院駐村時 (2011-2012) 繪製了《基本社群》 (Basic Community) 系列，並在 2013 年獲得荷蘭皇家繪畫獎，之後在最新系列《群集與暫息》 (Gatherings and Pause) 開始轉向描繪集體性愛及哭泣人像。你的作品在題材上看起來變沈重了，為什麼呢？

我不同意這點。《基本社群》系列事實上是相當黑暗的。你可能會將明亮的顏色讀作「快樂」，但它們非常具有侵略性。他們創造了一個平坦的空間，沒有任何東西有深度，沒有人可以呼吸。還有很多權力的不平等：一些人物的存在非常顯著，而另一些則被擠壓，人們移動並拖累著其他人，這種同儕壓力的元素是存在的，我試圖以他們的臉部表情來呈現。

《群集》更加理想和無政府主義，每個人都是自由、平等和滿意的。所有的人物都赤身裸體，互相信任，每個人都正在以他們想要的方式做愛，沒有人被強迫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它們是我創作的最快樂的繪畫。

能談談你的創作過程嗎？你如何發展像是《群集》這樣的系列？

我的作品以幾個層次來發展。一個是一種思考過程，引導出最後關於許多主題的想法。再來，是形式的實驗過程，試圖找到看起來新的或令人興奮的東西。這兩個總是要聯繫在一起的。

對於花了很長時間發展的《群集》。在我看來，具象繪畫總是會讓人興起一種想把人畫成裸體的樂趣，你會想要描繪人體的細節，這當然有悠遠的歷史。多年來，我一直想在繪畫中做到這一點，但我需要找到一種在今日做會產生意義的方式。性是一個明確的選擇，但描繪它總是太浪漫、太色情、太私人或太尷尬。畫《基本社群》是關鍵，也是《群集》的起點：經由描繪一個群體的場景，我可以表現出不同的性慾和不同的姿勢，並採取更客觀的立場。藉由只使用一種顏色——赭色——並將背景留空，我可以創造中性，讓每個人都充當其他人的背景。

在我創作過程中的另一個重要元素，是以直覺的方式來繪製作品。我需要有一種對主題情感上的聯繫，並讓它來影響我的繪畫方式。同時，我想挑戰這種直覺，防止把作品弄得太美。

因此，我經常在創作時使用隨機的元素造型來擾亂自己。在《基本社群》中，大部分的顏色都以偶然的方式選擇，我會隨機抽選一張色卡，來開始繪製每個新的元素。在《群集》中，我在每張畫中都故

意犯了解剖學的錯誤：太大的頭，或太長的手臂。我糾正那些錯誤時，破壞了最初的構圖。我這才開始繪畫。概念是讓繪畫的形式上出現錯誤，讓它在某種程度上失敗。

這是否意味著你的作品可以被認為是「壞繪畫」？

我並沒有在今日的世界裡看到任何主導的思想說什麼是「好」繪畫，因此我認為不可能有一種「壞繪畫」的概念，或是說有必要。我所尋找的是模糊性，一種複雜的圖像，它可能指向不同的方向，產生出摩擦，不做自我解釋，而是創造新的觀看方式。我無意炫耀技能，而是為了創造一個讓你能被觸動的時刻。

你能否告訴我關於《暫息》系列作品的近況？

創作《群集》是一個很耗時費力的過程，我只是需要做一些更好玩的事，所以發展了《暫息》(Pause)系列，決定以小一點的畫作來嘗試一些形式上的想法，看看會發生什麼事。在作畫的過程中，我嘗試先將畫布掛在鮮豔的牆上，完成後再將它掛在白牆上。讓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現出來，主要是感覺好像少了什麼東西。剛開始唯一的要求是玩得開心，在這個過程中，哭泣的主題不斷出現，然後它就變成了一個系列。

我認為哭泣是放鬆或放棄控制的時刻，一種欣喜若狂的狀態。也有可能是當你處於困境，決定停止手邊正在做的任何事情，停下來讓思緒暢通無阻，可能會發生如此情況，真相開始湧現，你哭。關於自身的一些事情在那一刻展露出來。繪畫也是如此，你無法躲開自己。

你現在在創作什麼呢？

目前正在做一些新的東西，但我不喜歡談論未完成的作品。我希望把它帶到一個階段，能在下一次的展覽中展出，朗根哈根藝術協會 (Kunstverein Langenhagen，譯注：在德國漢諾威) 的開幕在三月底。

The original title: "Iedereen is vrij"

Interview with Floor van Luijk

Date: 1.st issue of 2017

Link: www.metropolism.com/